《哑娘》
我出生时，由于父母闹离婚，我被送到了乡下，让一个长得像男人一样五大三粗的哑巴女人当我的妈妈，她就是我的哑娘。

在我去哑娘家之前，哑娘出生三个月的孩子夭折了，于是，我成了哑娘和她的丈夫驼背叔的精神寄托。他们把我当成亲生儿子，把所有的关爱都给了我。驼背叔会吹唢呐。那时，每逢村里有红白喜事，驼背叔都会被请过去。只要驼背叔的唢呐一响，周围的喧嚣立刻停止了。男人们忘记了抽旱烟，女人们忘记了纳鞋底，孩子们不哭不闹了，纷纷睁大了好奇的眼睛。驼背叔的手指轻轻抖动着，或悠扬，或哀婉，或激昂的曲子便从手指间汩汩流淌出来。《百凤朝阳》鸟语花香，《风搅雪》气势磅礴，《十面埋伏》扣人心弦，《哭墓》让人断肠......

每次吹完，红白喜事的主人除了给驼背叔一点钱外，还会送上在当时极为珍贵的肉夹馍——雪白的馒头，油汪汪的肉，看了就让人流口水。驼背叔舍不得吃，把肉夹馍揣在怀里，还给我。看着我香甜地吃完，驼背叔和哑娘总会笑得很开心。

大雪纷飞的日子里，哑娘把土炕烧得暖暖的，我依偎在哑娘的怀里，边看着哑娘纳鞋底，边听着驼背叔吹唢呐。驼背叔的唢呐总能把我的心带向很远很远的地方......

然而，好日子总是短暂的。

在我四岁那年，驼背叔忽然得了一种怪病，死了。我清晰地记得，驼背叔临终前，眼解挂着一滴泪。那滴泪在秋阳下抖动着，闪烁着，年幼的我示能从那滴泪里读出什么，直到现在才明白，那滴泪里满含了牵挂和不舍。

驼背叔走后，村里人都劝哑娘把我送回去，趁年轻改嫁个好人家。哑娘紧紧地抱着我，拼命地摇头，时不时地用满是惊恐的眼睛向四周望一望，仿佛怕别人把我从她的怀里抢走。

没有驼背叔的日子里，我和哑娘相依为命，日子过得很艰难。哑娘惟一能挣钱的活计是做豆花。每天深夜，在昏暗的灯光下，哑娘推着沉重的石磨，一圈圈地转着，看着洁白的豆浆汩汩流出，磨完后，哑娘不顾得抹去沁满额头的汗珠，又把豆浆装入大瓦缸，端上锅，生起火，这时，她才能稍稍喘口气。

天不亮，哑娘便领着我出门了。哑娘不能叫卖，只好拿起驼背叔留下的那把唢呐，用唢呐代嘴叫卖。由于底气不足，哑娘总把唢呐吹得很刺耳，那刺耳的唢呐声伴随了我整个童年。沉睡中的人们听到唢呐声，就披着衣服，惺忪着朦胧睡眼，把一张张毛票递给哑娘，换取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豆花。

村里的孩子看见哑娘，总跟在她后面起劲地喊：“哑巴婆，吹唢呐，嘴巴鼓得像蛤蟆......”哑娘没有听力，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，不时地回过头冲他们笑一笑。

我渐渐懂事后，哑娘成了我的耻辱。每次和同学们在一起玩时，总有人用手做出吹唢呐的样子，发出怪叫。这时，其他人就哄堂大笑。我拼命捏紧了拳头，脸涨得通红，不知该转向哪里。

我回到家，大声向她喊：“你为什么是个哑巴？为什么！你送我回我自己的家，我再也不要呆在这儿了！”

哑娘听不见我在说什么，但她似乎从我的表情中读出了什么，默默地站在一边。泪，像从伤口流出的鲜血，无声地顺着哑娘的脸颊静静地流淌着......

以后的日子里，我很少搭理哑娘。我把同学们对我的嘲弄全化成了对哑娘的仇恨。那时，我只有一个愿望：赶快考上初中，去县城读书。那样，就不会有人知道，我有一个哑娘了。

终于，小学毕业了，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县一中。我住进了学校，一个多月才回家一次。每次回家，哑娘都会打量我许久。当她伸出手，想摸摸我的头时，我会把冰冷的目光投向她。哑娘伸出的手就怯怯地缩回了，她的脸上有孩子般的不知所措和难过。

初二那年冬天，我感冒了，周末没有回家。星期天早上，我正在宿舍里躺着，忽然听到了熟悉的唢呐声。是哑娘的唢呐声！我的心急速地跳了起来，难道是哑娘来了吗？

许久，我走出宿舍。屋外，飘着大朵大朵冰冷的雪花。